





# 淡 写 流 年

王充闾  
◎  
著



作家出版社

0106129

I267  
272

# 淡写流年

王充闾 著



\*201061297\*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淡写流年/王充闾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63-1953-5

I. 淡…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429 号

## 淡写流年

---

作者: 王充闾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30 千

印张: 14.5

插页: 4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53-5/I·1937

定价: 2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家出版社



王充闾，当代散文家。祖籍河北大名，出生于辽宁盘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兼任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沧浪之水》、《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和诗词集《鸿爪春泥》。学术著作《诗性智慧——古代哲理诗三百首赏析》等。散文集《春宽梦窄》曾获“东北文学奖”一等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

三峡这新上接苍冥下临江流，这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  
典籍也异常古老的。早在语言与文字出现之前，它就诞生在  
在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际，它就诞生在盘古开天造地了。它的  
每一层岩层，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录了珠和齿志  
录。它而雕刻着岁月的痕迹，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  
着大自然的启示，它向人们昭示着：时光日月，改日云，  
浩浩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我们怎能设想，在自己有限的  
一生中，它的无限内蕴，但是可以观瞻于细腻浩瀚之外，  
启悟于强编弱简之中。从它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们的  
解其向，一种对山川形胜的原始直觉与惊讶，流着不息的激动，  
永不期然而然地被呼唤出来。

## 题 记

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会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就个体生命来说，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敛缩，曾经喧啸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淡写流年，就是要恬淡而冲和地解读生命——通过文字来重现一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一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

时间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中老年人的一种特有的专利。它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家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进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

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究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迁，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溪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许多生活的图像，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已经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一似飘逝的过眼云烟，或了无踪影，或漫漶模糊。由于追忆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因此，凡是追忆都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包括赋予它以当时未必具备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能是粗具形体的原始素描，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如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为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2000年6月于沈水之阳



# 目 录

- 题记 ..... (1)
- 土囊吟 ..... (1)
- 寄情濠上 ..... (10)
- 桐江波上一丝风 ..... (20)
- 春梦留痕 ..... (46)
- 孤枕梦寻 ..... (62)
- 青山魂 ..... (71)
- 忻州说艳 ..... (90)
- 狮山史影 ..... (99)
- 文明的征服 ..... (118)
- 源头 ..... (136)
- 淹城纪闻 ..... (142)
- 童年的风景 ..... (147)
- 吊客 ..... (155)

碗花糕 .....	(161)
西厢里的房客 .....	(170)
青灯有味忆儿时 .....	(177)
小好 .....	(192)
夜话 .....	(201)
疗痾琐忆 .....	(210)
家山 .....	(228)
回头几度风花 .....	(235)
捕蟹者说 .....	(239)
华发回头认本根 .....	(243)
清风白水 .....	(248)
春宽梦窄 .....	(255)
青天一缕霞 .....	(264)
读三峡 .....	(270)
祁连雪 .....	(277)
天上黄昏 .....	(283)
神话的失踪 .....	(288)
山不在高 .....	(292)
细雨梦回 .....	(297)
生命的承诺 .....	(301)
情注河汾 .....	(308)
八公山下 .....	(313)
家住陵西 .....	(318)
问世间，情是何物 .....	(324)
一“网”情深 .....	(336)

- 收拾雄心归淡泊 ..... (342)
- 车上文化 ..... (350)
- 营川双璧 ..... (355)
- 月明人在天涯 ..... (363)
- 告别 ..... (367)
- 万花如海一身藏 ..... (375)
- 鳄鱼的悲喜剧 ..... (384)
- 东瀛观剧 ..... (388)
- 湖问 ..... (394)
- 
- 千古兴亡 百年悲笑 一时登览 ..... (400)
- 妙境同臻 ..... (410)
- 诗里炫媒 ..... (415)
- 换个角度 ..... (420)
- 镜子上面有文章 ..... (424)
-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 (427)
- 节假光阴诗卷里 ..... (430)
- 为“好好先生”题照 ..... (438)
- 五岳还留一岳思 ..... (441)
- 《城东早春》诗别解 ..... (447)
- 闲话私谒 ..... (450)
- 生命还乡的欣慰 ..... (454)



## 土囊吟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闭塞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这里地形很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南面却没有什麼遮拦，远远望去，像个敞着口的土囊布袋。

说是城，其实也只是把一些土堆起几米高来围个大圈圈，再开出个门洞而已。辽代，松花江下游两岸的女真人的五个部族分别筑城据地，此间为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开始有葛、卢、胡三姓居民以捕猎为生，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是荒山漫野，遍地荆榛，人烟稀少。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的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那天傍晚，江天薄雾轻拢，半钩新月初上，我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念及八百多年前的旧事，心想，真是世事无常，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土囊“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吟成七绝一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公元1126年，金人进军围困汴京，徽宗赵佶退位，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嗣后金人灭宋，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劫掠一空。翌年4月，金人掳走二帝和皇室、宗戚男女及技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并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被金人狩猎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三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要求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易得凋零，

更多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尔后，他们又被迁徙到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宁城）和通塞州。1128年秋，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皇后“蒙帕头、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帝祖庙外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到乾元殿下。他们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在胜国天子金太宗的膝前。说来也是很难堪的。

年末，他们被流配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八面城）。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二帝及宋宗室九百余人，分地十五顷，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下，被迫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更加荒凉、辽远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在五国城，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前后察看一番，井倒真有，但不大可能住进去。我以为，“井”也者，形容其局促、塞陷也。很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尔可见的“地窖子”里。即使现在，寒冬囚在风刀霜剑的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也得冻僵；何况八百多年前气温还要更低一些。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窖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

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因为一般的井，只有盖而无门，井中的风是无法摇撼破扉的。他还有一首七绝，也是感怀抒愤之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枋隔绝几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圣人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实话。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不包括白旗高举、肉袒出降的帝王在内，单是类似赵佶父子这样沦为俘虏的，也指不胜数。不过，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等，被俘后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真正长期地惨遭活罪，“终朝以眼泪洗面”者，只有李后主和赵家父子了。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本来没有理由却要制造理由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也是硬找借口攻占汴京，灭了北宋。而且，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赵佶一样，都是“好一个翰林学生”，却没有做皇帝的才能，不免令人哀叹：“南朝天子都无福，不做词臣做帝王”“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狠毒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时，他绝不会想到，一百五十七年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瘦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也真会作弄人。它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再把他们从生活的顶峰打翻到苦难的深渊，让他们饱受着心灵的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从上引的诗句中可以看出，连他自己也承认，实在是咎由自

取的。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够了苦头，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占了三件。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任用坏人，听由蔡京等六贼害民乱政；二是穷奢极欲，搜刮民脂民膏，弄花石纲，建豪华园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他和几个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贼臣，沉湎一气，从全国各地征集花石竹木，在宫苑中兴建一所奢侈华丽的延福宫。又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十余里，最高一峰达九十步。山的上下，布满了亭台楼阁，还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不但要使其富丽堂皇达到空前，还要求它能够绝后。让这样一个骄奢淫佚的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其实，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缺乏悲剧体验的人，其意识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素朴的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史载，李煜在囚禁中，曾对当年错杀了某一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对于自己害贤乱政的恶行，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

流传下来的钦宗赵桓的《西江月》词：“历代恢文偃武，四处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釜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诗的水准不高，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可



以看出历经劫难后的些微觉醒。

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便可即位，救出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脱下金环，使内侍付曹勋曰：“幸为我白大王，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曹勋归后，因建议募死士入海，至金东境，奉上皇由海道归。执政难之，出勋于外，凡九年不得迁秩。从这段内情非常微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赵构与秦桧一千人的真实心态。

明人陈鉴有诗云：“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与这样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郑板桥也写道：“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也不尽然。不要说活人金人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他们也压根儿就不想遣返。徽宗已知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由于南宋朝廷无人关心，不加闻问，所以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

徽宗有子女六十五人，除了当时没在汴京的康王赵构和早殇的以外，其他统统被俘获到穷边绝塞。在徽宗的近千名随从、钦宗的上百名随从中，有些年老体弱者抛尸于流徙途中，还有很多人惨死在金兵的剑锋之下，有一百多名“王嗣”（徽宗的后代）成为海陵王的刀下之鬼，——这是在金世